

莊

子

通

繕性第十六

外篇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謂之蔽蒙之民

繕音擅滑音骨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自
完足無待於學善學者學以率其性可矣若如俗
學則矯揉之私智爾以是求復其初戕賊已甚去
之不愈遠乎情本順施無待於思善思者思當其
理可矣若如俗思則揣摩之私智爾以是求致其
明析析已甚去之不愈遠乎故謂之蔽蒙之民繕

性於俗下郭本又有一俗字廣本無之余觀文勢
宜無此字滑欲於俗一作滑欲於欲亦非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
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
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
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
物必失其性也

治平聲知音智夫音扶

古之治道者恬淡乎夷而神明自照謂之以恬養
知又率性而生無用知有爲之迹謂之以知養恬

知與恬交相養是故無知而知名而不知無爲而爲爲而不爲大用顯著而本體不虧無所於忤無所於逆和之至也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理之至也和理出於其性矣和故謂之德理故謂之道道德之名於是乎出德則際天蟠地化育萬物故謂之仁道則四達並流接而生時於心故謂之義義則心見於外而物來附之則有忠實之名中心純實而反其自得之情則有樂之名信行於容體之間而順乎自然之節文則有禮之名夫此曰仁曰義曰忠曰樂曰禮云者皆從道德中來雖本降而爲

未而不凜於未故足尚也世俗之所謂禮樂者則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華藻之具荒淫之器而與和理不相干此則禮樂之芻狗爾故天下從此亂矣彼羣生者莫不各正其性命而自蒙已德不必以此而冒彼也必爲德以冒之使人各棄已而從於我安得不失其性哉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

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濶濶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混昏上聲。戲義同。浪音驕。以行下孟反。知音。智喪息。浪反。下同。

在昔三皇以來。玄古無號之君。在混沌茫昧之中。

與一世同其澹漠當是時也安所用其知哉此之
謂至一至燧人伏羲不能無爲始取天下而爲之
矣故天下以爲順帝之則而不復與道一矣至神
農黃帝又取天下而爲之矣故天下僅僅不危爾
而去順又遠矣又至唐虞取天下而爲之不務其
源而興其流離析道之名而稱其善其善險敗德
之名而稱其行其行然後去其真朴之性而從事
於有覺之心心與心識謀慮競起而知不足以定
之然後多爲之容飾廣爲之文章增爲之簡策煩
爲之制度所謂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於是本質

埋湮而心靈墮溺使天下貿貿惑亂而無以友其
性情之初於是道與世始兩相去而不附道自道
不可用於世世自世不復由夫道故世指道爲方
外而道詆世爲俗塵憂憂乎不入也若是則聖人
雖游於朝市而無所用之與山林何以異哉故曰
其德隱矣惟德隱於世而至人之名亦顯若玄古
以前舉世皆至人也誰稱至人者哉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
大行乎天下則友與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見音現知音智下同

承上文遂論隱古所謂隱士者非謂隱其身也非謂隱其言與知也適與時命相左而無由興其道於天下故稱隱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歸太一之途而混然大同登斯世於羲燧之前矣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藏其本寧定其性而待時之至然後行雖在市朝人孰窺其際哉此至人之所以游於人間世而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

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

樂全之謂得志

樂音洛下同

承上文因論存身古之存身者不以浮華辯言而顯飾其知慧知自知爾何用昭昭然示人哉飾知則外將以繁多之迹毒天下而內亦累其道德之和故不爲也第危然獨居其所而反其性真已矣夫何爲哉蓋飾知者棄大而從於小者也大道蕩蕩而不小行至德巍巍而不小識小識小行虧損道德之由也是故至人不務務正已而已矣正已者自得而已矣自得者樂全而已矣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儻吐黨反圍音雨爲音位

因上文論得志，古之人不爲軒冕所榮，而縱欲敗度，不爲窮約所窘，而競俗求容，其樂窮約與樂軒冕同。若以寄去而不樂，則其所謂樂，軒冕者樂荒。

淫而已矣。非自得之樂也。故曰喪已於物而失其性於俗。學俗思之務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第十七

外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甕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涇音經涘音侯虛音墟

天秋多雨百谷之水皆灌注於黃河通流盈滿兩涯之間遠不可辯牛與馬涇通也涘崖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可居曰洲也河伯河神馮夷也旋回也洋海濶也若海神也虛小空也篤困也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泄音屑量音亮比音婢大音泰

尾閭泄海之所海水沃之卽焦亦名沃焦疊空蟻
穴也穉草似稗而米甚細號物之數謂之萬物不
止萬而名物則云萬也卒衆也九州穀實之所養
舟車之所載其人卒不知幾億萬而斯人處其一
也蓋天地之中有四海四海之中有中國中國之
中有萬物萬物之中有人人之中有我至微細矣
取而譬之如大澤之中有疊空疊空之中有太倉
太倉之中有穉米穉米之中有馬馬之中有豪末
也而五帝之所揖讓三王之所征伐仁人任士之

所憂勞不出此豪末中矣。伯夷辭此豪末以爲名，仲尼語此豪末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之多。

秋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

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分去聲大知音智鼻音向擬專劣反說音悅

河伯曰據子所言則天地大豪末小矣以此定大小之名可乎北海若曰不可失物之器量無窮隨其所受之多寡而不見其盈溢物之時運無止隨其所遇之久暫而不見其斷際物之地位無常隨其所寓之貴賤而不見其定在物之終始無端隨其所變之生死而不見其新故是故大知之士觀遠察近則知小不爲寡稱情卽爲足大不爲多

取適不在有餘。知量之無窮也。證今明古則知萬古。卽一日不必厭其久。活一日卽萬古亦不慕夫長生。知時之無止也。察乎盈虛則知得亦儻然不足。以爲欣失亦儻然不足以爲戚。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則知生非吾生。新吾卽故吾。死非吾死。故吾卽新吾。知終始之無故也。計人之所知於萬億無數物中無一二爾。計人之生時於萬億無數劫中無須臾爾。而欲持此至小窮彼至大。故精搖意喪卒不可得。然則豪末果可以定至細而天地果可以窮至大乎。安知不有細於豪末而大於天

地者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埤音卑

河伯曰豪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則世謂至精無形可以定至細之倪否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

則世謂至大不可圍可以窮至大之域否是信實乎北海若曰人之目力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也從大視大庶幾可盡從細視大則目力幾何而能盡其宏遠之勢如蠡測海是也從細視細庶幾可明從大視細則目力粗略而不能精密分明如鵬視下是也精之爲言言乎其小之小也埤之爲言言乎其大之大也此猶異質而可辨何則未離於有境而非無義故也若夫無形則雖窮天下之數不能復分矣不可圍則雖窮天下之數不可復加矣此則不以形勢言而但以名數言不以目力得

而但以心意致若可以盡其形容矣顧人之言說亦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可以言說得者猶物之粗法也人之心意亦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可以心意得者猶物之精法也不離於法猶不足以盡至精至大之說也至於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神口無所開其喙靈照無所庸其光若此者然後不可以精粗論直無而已無極之外復無極無盡之外復無盡而不知無極無盡也然後可以盡無形與不可圍之說也此物情也此道體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思動不爲利不

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
力不賤貪汗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
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
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
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行下孟反下同爲利去聲辟音僻約分去聲

大人知道無不在在卽非道故應迹無常而不離
於宗量等乾坤何所不愛而亦未嘗以仁愛自多
無不仁亦無仁也高尚其事未嘗爲利又混同榮
辱雖守門隸而不自以爲賤無不潔亦無潔也寡
欲知足豈爭貨利而亦不以辭讓爲多無不讓無

讓也適可而止不借人以興功不多食人之力而亦不避貪汙之名無不廉無廉也不染世塵皎皎與俗殊矣而又和光同塵不多辟異無不異無異也爲在從衆未嘗專已而又自然正直非賤佞諂無不可無可也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世之戮辱不可以爲阻不可得而榮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爲行如此蓋知是非之不可分細大之不可倪混然齊同而無迹可尋也故曰道人

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蓋無是非細大之分而約之以至於極惟極乎無形與不可圖故然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

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
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驪騮一
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
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
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
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
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鳥下同以差差數又茲反功分音憤操平飯而音快
王去聲之行下孟反性音生舍上二聲

河伯曰如汝所言是非不可分小大不可侖則無
貴賤小大矣然滿目前無非貴賤無非小大此貴
賤小大爲在物之內乎爲在物之外乎從何處定
北海若曰以道眼觀物物無貴賤貴賤一也天之
生賤與其生貴同道之寄賤與其寄貴同無定也
以物情觀物莫不以在己者爲貴以在人者爲賤
亦無定也以俗趨觀物時貴時賤如市價之低昂
不由駟僮不爾又物貴物賤如名利之榮辱不由
人情不爾此亦無定也以品級觀之則無大小之

可言因人所欲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人所
欲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如豪末本小謂與丘
山同大亦得以性足故天地本大謂與稊米同小
亦得以性無餘故本無定也以績業觀之則無有
無之可言因人所欲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人所欲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如東西相反本
無功也然非東無以形西非西無以形東謂之有
功亦可故曰功分定實無定也以好尚觀之則無
是非之可言因人之所是而是之則萬物莫不是
因人之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如堯以堯為

是桀爲非桀以桀爲是堯爲非知堯桀之自是而相非可見萬物情趣皆如此亦無定也故均一讓而或帝或絕均一爭而或王或滅吾安知爭者是而讓者非乎讓者是而爭者非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貴其貴各賤其賤存乎其時不可定也譬梁麗工於衝城而拙於窒穴騏驥長於千里而短於捕鼠鴟鵂能於夜而不能於晝無定也若從是而違非從治而違亂猶從天而違地從陰而違陽皆滯色相徇人我之見與道不相應故曰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
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

化

趨舍音而松行下孟反參初林反差初宜反吟音

河伯曰如汝所言則貴賤既無門小大既無家是
非治亂咸無定矣我之辭受趨舍必有所出不能
兩行也終當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本無貴賤
貴賤之名從反覆尋衍而得子毋拘執一定妄加
貴賤於其間今與虛通大道蹇蹇而不夷也本無
多少多少之名從代謝施用而起子毋拘執一定
妄加多少於其間今與變化之道參差而不齊也
必如國君之無私德若神明之無私福若天地四
方之無窮域兼懷萬物無私嫗翼是謂無方之大

德萬物之理一也。初無短長大道無終始也。而物則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一變。爾非終始也。成之與毀相爲對待。子母恃其成一虛一滿。惟其化之所之而不守其一形。年有壽夭。時有延促。其來不可舉而令之去。其去不可止而令之住。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循理直前無勞措意。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萬物之變流動無常安而待之。必將自化。何勞措意於其間哉。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

水火不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不能賊非
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
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
本乎天位乎得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
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行下孟反躡躡音擲濁落
絡同

河伯曰道之所貴於天下者爲其爲萬物極也如
子之言直任物耳道於是乎失其操矣然則何貴
於道而尊之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遇物之來不着不滯應
而無迹過而弗有必不以外物而害已之真故至
德者游於物而物不能傷非謂其迫之也迫水必
溺迫火必焚迫寒暑必害迫禽獸必賊豈有幸哉
言察乎安危定乎禍福謹乎去就而莫使其能害
已也此不着不滯之效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
者人之本然率性而有者也故在內人者人之不
得不然因感而用者也故在外所謂德者謂其得
夫天也非謂其得夫人也非不得夫人奉天而行
之於人也故知天人之行者舉乎天得乎德躋躋

而不可定屈伸而不可常是故可以反大道之
而語真常之極矣此所以貴大道也河伯曰何謂
天何謂人曰凡天生自然者謂之天人爲不自然
者謂之人如牛馬四足爲天終馬首實于鼻爲人
顧穿絡雖在於人而可穿可絡不知其所以然而
然者亦謂之天因天命而施人事則可以人事而
滅天命不可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得此
則謂之德德者自得之謂非名爲得之謂也若以
得而徇名不謂之德矣既得其得謹守而勿失則
天命皆我是謂反其真中庸開卷言天命之謂性

有人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其解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解天命二字甚顯審如此則與莊子所稱天命何異要之大義原不出此學者其諦思之以上秋水一篇總是一意反覆有矩度可誦又曰莊子此種議論其詳見於齊物論中大與吾儒不同吾儒言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湏好問好察而用其中所以說無適無苦大又說義之與比故有精義之功不免於分別莊子不然只要不着不滯無適無莫而已更不論義此論是發揮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一句所以

性命宗不免語上而遺下然合於天道矣是曾點
之流見其大者佛氏之學亦如此

變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曰目慄心變謂蛇曰吾
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蛇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
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
風曰予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
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

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
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蚊音玄
吟初甚

飛同

反踔勅角反唾上臥反噴音問反躡音促折音哲蜚

憐者愛尚之名。夔一足獸。蚊百足蟲也。夔以多足
企少足故憐蚊。蚊以有足羨無足故憐蛇。蛇以有
形企無形故憐風。風以有行企不行故憐目。目以
形用企神用故憐心。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
無無勞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
希慕。故舉夔等以明天機之妙理也。踔跳也。

嚶曰我以一足跳擲而行簡易無我如矣今子駢
馳萬足豈不勞哉螭曰不然夫唾而噴者實無心
於大小而小大之迹自分或如珠或如霧散雜而
下其數難舉天機也今我衆足乃天機之自張有
同唾噴耳豈我能行之哉螭謂蛇曰吾以衆足行
而遲子無足而速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
易邪吾安用足哉郭子玄曰物之生也非知生而
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足知所以行
目知所以見心知所以知惓然無心而自得
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或者

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蕩其神器也。蛇謂風曰：予雖無足而行，猶有象也。子無象而鼓動無方，何哉？風曰：予雖鼓動無方，哉！顧人以手指搗我，我即不能折；以足踏踏我，我亦不能折；不能勝人也。恣其天機，無所與爭也。雖然，時而颺起折大木，飛大屋者，惟我能也。此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智於羣小之間，民是非於罽塵之內，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同二像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御六氣之正變，遨飛龍於無窮，所勝孰大哉！非聖人其孰能之？蓬蓬風聲。

蹈蹴踏也。一作鮪爲藉蓋之義。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不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執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匣子合反

見音現語去聲知得知失音智父音甫咒音似難乃
且反處上聲

命非已制雖彼蒼亦豈能制命哉固有制之者吾
無爲用心也安於命非中智以下事唯聖人能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
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
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
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
聞夫埴井之蠹乎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
并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

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
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
入觀乎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
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仍
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
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
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
之盡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鉅
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

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
登大皇無南無北奠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
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
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
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
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符忘子之
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
而走

少去聲長上聲行下孟反知音智洪音芒與音

洛幹

古旦反亦音韓蹇危側救反音緇音附還音旋

蚪

音寒繫音執潦音老爲去聲知不音智下同竟音

境下

同蚪音巨勝音升趾音此大音久與音釋解音

蚤索

所白反匍滿北反呿音去

公孫龍徒以口舌勝人耳。堅白同異六抵如天下篇。惠子之術於道無一當者。喙口也。埽井淺井蛙。蝦蟆幹井欄。甃井中累墼。跣脚跌還顧。視虻井中赤蟲科斗。蝦蟆子腋臂下頤口下繫拘商。鉅馬虻也。喏開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濼音卜
笥音似

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先焉謂宜其言也藏之以笥覆之以巾曰巾笥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鵯子知之乎夫鵯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鵯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相去聲鵯音宛

搜於國中索而逐之也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
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
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
知之濠上也。儻音條，從音聰，樂音洛。

循其本，反其初言也。言多則失其本意，必反其本
而後得言之情。汝之初不曰女不知魚之樂，而曰
女安知魚之樂，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昔之
然者，神告之矣。今反爲不神者，求耶我之知魚

正知之此濠上耳。天地萬物一氣潛通。子非我而
知我。我非魚而知魚。豈形骸之所能隔。豈方類之
所能礙。觸目而理自流。舉念而意自得。矢口而言
自冥矣。子不必爲我而後知我。我豈待爲魚而後
知魚哉。知之濠上。猶言知之此處。言不遠也。詞鋒
圓妙。語絕意盡。惠子可與微言。辨壘旋破。濠水名
石絕水曰梁。全謂全不知也。李元卓曰。物之所同
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凡森布於貌象聲
色之間者。無不具此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
遊道。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不

期知而知其妙此莊子所以知魚樂也若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乎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

至樂第十八

外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
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䟽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列
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也

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若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平。於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

無從出乎。苟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
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
爲哉。

樂音洛篇內皆同處上聲惡烏路反惜音昏蹲音存誣音阮芒音荒忽下同

天下有至樂者無有哉。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安逸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然求聲色臭味而不得則大憂以懼。此更以其所樂者爲累矣。富貴者多事而不得息。壽者久憂而不得休。烈士殉善以殺其身。此又以其所樂者爲累矣。若是而果可謂之樂哉。旣謂之樂人宜懽忻鼓舞以往也。吾觀世之爲富貴名壽者皆誣誣焉。如趨死地而出於

不得已之狀然猶曰樂吾未信其爲樂也若我之
所爲樂者則在無爲而俗又以爲苦也就是孰非
果何所定哉雖然天下無不以有爲殺身者而惟
無爲足以活身無爲之爲至樂明矣天以無爲故
清地以無爲故寧天地以無爲合故恍惚變化而
萬物生無爲者無不爲也可不謂至樂哉無爲者
天地之道也人與天地遠矣其孰能無爲哉忠諫
勿聽蹲循勿爭言不聽則勿責耳誣與硯同碌碌
也職職繁殖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長丁丈反噉古弔反音吐

聞死感槩人之常情莊子獨非人乎顧其觀化之心素熟回頭一轉衷心頓微是以鼓盆而歌不失其常也鼓盆而歌非易悲爲喜亦非假物遣累只

是不失其常而已。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曰：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莊子所謂惡能無繫也。蓋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之間，有氣有形而情識愛樂因此焉。出親姻眷屬由此焉成，然以宇宙大觀揆之則百年須臾之寄耳。惑者認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真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須以毒眼覷破，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靈，何容憂喜於其間乎？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

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
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亦得此意矣巨
室指天地噉叫同呼也人子之於父母如上世不
葬其親親死則舉而委諸壑當時不以爲不孝念
不及於葬埋也故曰黃帝之時民有親死不哭而
人不非者然至於其顙有泚則真性之發必不容
已雖於他人之父母亦然而况已之父母乎故曰
是其始也惡能無慤是天理人情之至必不容已
者也孟子之所以命夷之者正在此處作大機關
輕輕一轉雖方外之士亦云仙人是忠孝人做莊

子若無此兩句此神鬼之所必誅天地之所不載者何以爲莊子其下所云焮浮游於萬物之祖以大父母之命壓人兒女子之心似大義滅親一般道理直當如此有人讀此書謂莊子多了此兩句好漢只宜一刀兩段如龍女獻珠何用擬議愚却以爲不然如此人說正是吳起母死不奔喪殺妻求將手段惡稱大道故道在幾微豈眇之間差不得些小儒者謂之時中莊子謂之變化不直死殺一向做莊子所以發無情之論者只爲世人情多故諄諄若一向無情便亂道且此無情之論亦無

奇特庄家老子都會說死是死的頭路活是活的頭路終不成大家哭死了此是口頭言語没人毀謗却致疑於莊子之言是何見解有人臨生死際握兒女妻妾手悲啼不已人必以爲不達彼其兒女妻妾漠然無徬徨悲踊之意人又以爲非人此處看得道理正在天理人情之間差不得毫釐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肺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左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

我我又何惡焉

滑音骨虛羸

同肺音帚履音貴惡鳥

黃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生肘間怪徵也死
兆也然吾方觀物之化而化今及我卽死何憾喪
化而盡已矣郭子玄曰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
理以遣之若云我無情故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
絕於曠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楊大年好
禪有八角磨盤之說後爲內召夫旨便溺俱下朱
子譏其八角磨盤果安在哉止可笑他學力不濟
不可謂八角磨盤非也學力到濟甚難曾子啓手
足尚訖戰戰兢兢今而後方免此聖賢不欺語滑

介叔柳生左肘，意歷歷然，惡之，亦是人情。只是道人一撥便轉，不撥無何亦轉。

莊子之楚，見空闕，儼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鬲，懷枕而臥。夜半，鬲履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鬲履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

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矐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矐音位。枕去聲。見音現。從音縱。矐音類。類音遏。復扶又反。

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則吾何患人死？則不待衣以爲寒，不待食以爲饑，徒有空知存，如日月之在天地間，何資物哉？無資則無患。南面王樂，何以過此？今請以小喻：大有虜中逃回者，悔其始之逃，而更欲亡之虜中。人問曰：復汝

妻子父母閭里知識而更欲亡之虜何也對曰虜
中文法寬疎但有射獵馳驟已矣今吾還中國而
征輸求索之繁何事俯育之累四集於我我何以
爲生以是思虜中樂耳然則觸懼之不願復生也
其意豈異是哉故曰望其曠畢如也宰如也墳如
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
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
也莊子此論與佛氏輪迴之說異至理自當如是
若佛氏輪迴真是粘皮帶骨之論未足信也莊佛
不同處在此髑白骨有枯形也掇旁擊也捶馮杖

也從縱同

顏回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
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
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
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
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
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斝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諂諂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女音汝，下同。總格猛反。御音迓。五駕反。迎也。簡里轉反。壇本作澶音。

但水沙也。食音嗣。鰭鱖音秋。條行音杭。委音煨。蛇音移。諂音鏡。還音旋。處止聲好惡去聲。

聖人因時變化不一其能，與物委蛇不同其事，名

止於實不貴非實之名義設於適不爲非義之義
故萬事條達而諸福總持道上古聖智之事於庸
主之前反求而不解其謂必且以爲謾罔罪不細
矣此則吾之不量未可盡言其不聰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
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
有幾得水則爲鼈得水土之際則爲蠹蟻之衣生於
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壑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
螻蛄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窟下其
狀若脫其名爲鳩掇鳩掇千日爲烏其名爲乾餘骨

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
輓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
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彌護音獨樓攬音蹇養上聲種
蛙蟻駢頻二音屯音豚鬪音昔鏘其俱反戾丁活反
音音干未音未醯許分又顯音移格音路輓音况督
音茂芮音春蠶音權比音婢筭字同

彌醜雖死彼自知其不死故列子曰惟予與爾知
爾未嘗死未嘗生也養心憂不定貌詩云憂心養
養言汝果死而憂乎予果生而樂乎一氣之在天
地無所不之化爲萬類不可勝計或以無情相生

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或一形而數變或數形而一變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而形生之主未嘗暫滅是以聖人知生非我生死非我死是造物者握爐鞴之機不出不得生機入不得不死也雖當其死而其靈燭不昧者存然則死者風火假合之形耳果可謂之死哉故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爲蛤荇苓爲蛆田鼠爲鴛腐草爲螢蠶之爲虎蛇之爲龍又若牛哀成虎楚媪爲黿秦女爲石枝離爲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其爲變化亦何限乎

此一段分明卽釋氏六道輪迴之說。但輪迴從心性因緣上來。此從形體因緣上來。嘗觀三惡道中苦趣。學人急急要解脫。若莊子言。似皆出於自然。不必迴避。其說孰是。蓋輪迴之說。佛爲衆生說是。出世法中之世間法也。若發最上乘心者。不必壞輪迴。不必不壞輪迴。身處汗泥中。也是蓮花。學人只管心地乾淨。不必問他去處。去處亦自主張。不得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也。反。蠶爲繭。今爲繼。言萬物雖有朕兆。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言物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

不見抄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謂之鼃蝦之衣也。阜也。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則爲陵鼠。車前草也。陵馮得鬱。朽則爲烏足鬱。朽蟲名。烏足草名。俗呼墨草。烏髯方用之。烏足之根爲蟬螿。蝟也。其葉爲蝴蝶。蛺蝶也。亦名胥也。一草而根葉異化也。蝴蝶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得熟氣而化。其狀初出形潔若脫。其名爲鴝。鴝鳴。投干日。化爲鳥。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日中。升爲蟲。曰斯彌。斯彌化爲食醢。若酒上蟻。蠓也。願輅黃輓九猷。皆蟲名。蠃亦蟲名。一名守瓜。一名忿鼠。羊奚。草名。根似蕪菁。青寧蟲。

名羊奚與久竹比合而生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
敗竹園多刺蝟是也程豹之白者秦孝公時有馬
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達生第十九

外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
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
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
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
移精而又精。友以相天。離去聲。夫音扶。幾平聲。相去

養生者必務養形。養形者必務爲世。故多累多累
而何生之能養。可謂不達矣。達生之情者。衣取蔽
形。食取充虛。世間剩餘之物。生之所無以爲者也。
不務也。如其達命之情。則又知生之必死。死之必
生。死於此。又生於彼。循環不窮。此理之常。而苟竊

竊焉必欲留而生遂此知之所無奈何者也不務也今夫養形必先志物然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然形不離而生已亡者有之矣然則聚物以養形豈非生之所無以爲者乎豈知生之來非我所能却其去非我所能留知之所無奈何有命存焉而世人欲以養形存之不亦謬乎養形既不足以存生又何必僕僕焉爲世人之累而務生之所無以爲也不足爲而以爲不可不爲者正不免爲形役耳如欲免爲形役莫如棄事而遺生棄事而遺生則無塵勞之累無塵勞之

是則其心坦然乎澄然正當與造物遊而變化日新
故累日去而新和日生幾於道矣夫事何以當棄
生何以當遺也棄事則四體寧謐而形不勞遺生
則真純內完而精不虧若是則形全精復與天爲
一矣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絪縕妙合則成有
生之體分散變化又成他生之始真人形全精復
與彼更生則聚散由我不由造化去來翛然出有
入無是謂化移矣豈特能移而已乎精而又精皇
天且將賴之以爲助掬陰陶陽滌日月之光而幹
宇宙之機可也不但能移其一身而已也由此言

之養形不如達生達生則生自我存而命亦自我立矣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句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矣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外物

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全於
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
能傷也。

知音智，居音姬，語去聲，遠去聲，物焉音州，卻
隙同，遲音，悟音，惜音，轉。

不雜不滴，曰純。天地之運，萬物之變，有情無情，不
離乎氣。至人全得純氣，磅礴鬱烈，故隱顯惟意而
無所不可，非智巧果敢之例也。凡有貌象聲色者，
皆物也，均是物類，即相懸不過尋丈間耳。誰稱至
乎。若夫不色不形者，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者，化

萬物者也。惟先是色者爲能始物於不形而終物於無所化。此元氣也。得是而窮之者物安得而制焉。故當獨往獨來乘正御變宅心於不淫之度藏身乎無端之所游於萬物終始出入之門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於太上始物之境其天守完全而神無間隙矣。物奚自而入焉。彼得全於酒者猶忤物而不懼况得全於天者乎。孟子言養氣在乎集義從心性上用工夫莊列言養氣在於窮元氣之初從天命上用工夫此世出世間之別先是色而已上下似有脫誤李元卓曰天下一車爾託

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
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
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視車覆得無傷
乎雖然探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萬物
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
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人而天心與物冥
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
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游動而無畛是
謂天機無憂者天樂無美者天和相天而無助也
事天而無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

復讎者不折鎔于雖有枝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
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用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
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鎔音莫枝音至幾音
機

于將鎔與與讐爲用然報讐者報其人而未嘗報
其器不之折也飄落之瓦至於中人雖有枝心者
亦莫之怨也皆以其無心故爾執此道以御世而
天下平均矣聞天之天者以性遇物其究至於德
生開人之天者以情遇物其究至於賊生老子曰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是也故不

厭其天而固守其初不忽於人而無動於欲雖在
凡民亦幾乎至人之道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槪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
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
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音縷蜩音條掇丁活反累音誅錙音之銖音珠處上
聲槪音掘木段也株音朱槪株拘言若槪株之拘糾

以五六月之巧累丸至於二三五而不墜處身執
臂若株若槁而不動心惟蜩翼之知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不與易用志不分如此與神何異古
語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在專心致志而已矣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
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操七曹反下
章同數音朔

覆音福

下同惡音烏殫音昏

數習也善游者心與水忘加以數習之功而舟可
操也若夫善沒者未嘗見舟而卽能操之無待數
習而自能蓋没人視淵若陵視舟之覆於淵猶車
之却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自知無死地其
忘水又有大焉者故無所遇而不閑暇何難於操
舟大抵所要愈重則所矜愈深而心愈惜欲養生

全內者惟窮理達命雖萬死而有不死者存無所
矜重而一出於閑暇可矣以物賭射曰注意所主
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
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箠以待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
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
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易柴立其中矣三者若得
其名必極夫畏迷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刑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腎市軫反拔
清未反導音

威單音善縣音玄畏途險道也知音智

鞭其後策其所不及也守一方之事而不及於會
通之適皆不鞭其後者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
過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出也若槁木之

無心而惟中是立則名極而實當也夫畏途十殺
一爾便大畏之至於飲食男女之害動之死地而
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堙得
非以山爲戒而堙爲不足畏乎火烈人望而畏之
則避者衆水弱人狎而近之則溺者衆所謂不鞭
其後者也是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日夜兢兢而
後可此聖人所以有座右之銘也按當作較全羽
也音拂等帚也薄簾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
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筮
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
聚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
異彘者何也

齊音策豕欄也說音稅惡去聲彘音忠齊音齋藉音謝况音苦余反俎音阻爲彘音位下自爲爲彘同食音嗣錯音措豚音豕楯音上聲儂音呂

昔人有欲觀加九錫者願減年而就死人心之下
齊如此不大可笑取豚楯雕俎也聚儂謂殯於藪
塗萋萋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友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

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滴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龔隴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傍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

不知病之去也

諛論音哀臺隱音烏音音上上聲忘去聲沈俗作沈水汗也後神名

音結竈神着赤衣狀如美女結音裴無音姓竈音能

倍阿神名鮮蠶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赤帶大

冠帶劍持戟失音逸洪陽豹頭馬尼罔象狀如小兒

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音華狀如狗有角文身五

采夔音癸狀如鼓而一足方皇音傍徨狀如蛇兩頭

五平文委音煨蛇音移惡烏路反鞭噴上聲大笑貌

見鬼則以爲祟言霸則以爲祥喜勝而憂忘憂忘

而病去以妄止妄尚能收效而况以真滅妄者乎

褚玄英曰桓公因疑而致疾則藥不能痊告教以

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

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忘情也忘情去則好惡得

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真皆

見鬼而成疾者也。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治病之良劑歟？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信能澄心滌覽，虛白內融，一塵莫留，萬境莫撓，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諛詒氣逆之病，皇氏告敖名忿滴滿聚也。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音醜

所景

反爲去

聲

憍音

驕音

景音

影

幾平

虛憍恃氣軒昂夸大無實而自矜也聞響而動見影而起心猶爲物所移也疾視而盛氣神王氣堅而若不忘欲奮之意然形則不動矣至於雞鳴不變彼命敵而我不應灰心槁形忘勝忘負此非古之不爭而善勝者乎雞已乎列子作雞可鬪已乎憍高也仰頭也昔南唐求緩師遣徐鉉來宋以鉉善辯求一當之者不可得太祖曰吾得之矣臨期擇一木訥武人充館伴使凡鉉有言皆不答第唯唯耳鉉爲之輟談夫此乃假木雞也而猶爾况真木雞乎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子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縣音玄並音傍蒲浪反長丁夫反汨胡忽反

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吾生於

呂梁之陵而安爲臣梁之人不復他遷於物此吾
之故也長於水際而日與水游不思不勉內性安
之故曰性也雖然吾能從水不知其所以能從水
莫之爲而爲天實爲之故曰命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
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
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
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
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
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

鍊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
神者其是與

鍊音鍊齊音齊同譽平聲朝音潮滑音滑
見音現與平聲

郭子玄曰公朝若無跋慕之心絕矣必取其材中
者不離其自然也蓋因物之妙故疑鬼神所作耳

錄樂器似夾鐘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
爲文弗過也使之鈎齊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公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
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來焉故曰敗

見音現中音衆

御中規繩如織組文繡使之回旋如鈎百往百返

皆復故迹也。馬力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必敗。明神之不可勞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狃。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倕音垂。堯工人也。稽音雞。要腰同。知音智。

工倕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故其靈臺一而不拘礙。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亦如此。適安也會合也。是非兩忘。此中心之安適。

也。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事接而不知其所從。此心與理會而無不安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初尚有適之情，久則併與適忘也。此之謂直適。有孫休者，踵門而託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質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

無中道夭於壘首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
乎夫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
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
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
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
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
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焉
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
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
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鷄

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託救焉反扁符

殄反難乃旦反嶺音嶺惡音烏下同長上聲知音智跛彼我反說音悅焉音位樂音洛下同委音煨蛇音移舊如字謂委蛇泥鰻也歎啓如字廳音兮鷄音晏

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
彷徨塵外逍遙無爲率意自爲非恃而爲之也任
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海鳥之喻譏淺見不可語
大道也歎空也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